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獻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

臣瑚圖禮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朱

鈔

校對官中書

臣牛

稔文

謄錄貢生

臣齊

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三十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宮室

蔣氏槐廳記

邵寶

出全州南門之外若干步為今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蔣公之第自公以上凡若干世皆居於斯至公之世而家指益繁乃於第之右圃作新第焉禮也

中為堂有巨槐一株度方定位適當其前堂成君子過而嘆焉曰此古人所謂嘉樹也又曰徵之近代其公卿之兆乎乃題其堂之楣曰槐廳於是公自少宰入參機務遂進今官贈三代皆如之伯兄誠之公亦自都御史進南京戶部左侍郎諸子若孫繼起未已君子以為德之符也為詩歌賦頌而美之者自少傳遽菴公而下凡若干人公乃用書屬某記之天下之物莫大於無心之會是盖有天者存乎其間而人之力不與焉故夫物徵

於人為休於家於國為禎為瑞不可誣也蔣氏之有斯  
樹也不知幾百年矣昔也在圃今也在庭昔之植也蓋  
曰惟圃之宜而豈逆知其為庭之蔭且觀哉故君子以  
為在德德之貴乎積也久矣孰能累世相承惟曰我分  
固爾合於易不耕獲菑畲之義如公之先者由今觀之  
蔣氏之世德其亦猶斯樹也夫樹不期庭庭不期樹無  
心之會非天其孰為之嗚呼盛哉某辱公知且三十年  
公位少宰某承乏司徒又數朝夕今歸且病矣心亦未

敢忘也於是乎記若夫公之德在朝廷而望重天下天下之人固有稱述以裨國史者茲不著

太平府鐘樓記

鄧炳

自京城達于各省府州縣鎮莫不有鐘嚴夜禁戢奸慝載之制書較然矣太平舊有鐘樓在府治之右褊陋狹隘鐘去地盈尺兒童皆可摩擊殆非樓也強而名之爾正德丁丑歲予來守是邦覩其弗稱亟欲新之值歲連歉民無蓋藏費用百出官無羨餘工匠之費倍蓰於內

地則其材木可知矣鳩工之念屢萌而輒抑歲辛巳頗稔阜民門樓撓折益甚乃以安遠廢樓之材易腐為堅雖所餘一二猶未足以辦此復益以征商十金市樹于崇善典史詹春敏於從事於是相地於府治之左謀之僚屬士民同贊共決爰築土為基基與城平命工為樓方廣二丈有奇高如之經始於是歲季冬癸巳落成於嘉靖元年孟春甲子財力不出於民故功易成而人弗沮其鐘造自漢代來自交州鈕象蒲牢四足缺一上有

鑿痕匠者告以改鑄以免隕墜之患且得勒名其上蓋  
彼欲規鼓鑄之利也顧以舊物不可毀而名不必貪擇  
日遷鐘鈕竟無患父老進而言曰斯樓之建實聳一邦  
之觀瞻也地里師過而言曰鐘樓之建實固一邦之風  
氣也士子竊相語曰鐘由卑而升高聲洪而聞遠吾邦  
科第其自此而寔盛乎予笑而諭之曰苟利於民固吾  
心之所樂若以為功則吾豈敢遂伐石以記歲月云

丹崖精舍記

嚴 逾



嘉靖改元仲春之望思恩貳守吳君允升走使致簡曰  
吾於郡之前山剪翳芟蕪夸曠畝許編茅埭畚結構三  
間扁曰丹崖精舍將蚤暮游息以讀未盡之書以資已  
優之仕願勤吾子識之逾展簡嘆曰於維宜哉昔人有  
言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暇丹崖有游息  
其政暇矣此亦自其用處言之耳予又以為學成則見  
定見定則守固守固則心舒而情暇丹崖有讀書其情  
暇矣本立用克乃吳君之素者丹崖有精舍於維宜哉

予客河池心事匪暇且河池之山四週若奔若怒若搏噬若戈戟其氣煩其視壅無可為游息者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以靡暇之心事而交滯亂之志慮欲理達而事成難矣丹崖有舍以游息則氣弗煩視弗壅而亂慮滯志無所於交況吳君有體用之學而又有此以資之徼福於一郡其可既乎予翹首雲山樽櫨揜無因可覩丹崖千尺徒勞我心然而思思之繼者得以達理而成政其在茲哉其在茲哉但恐其弊行將以玩替政

以荒替理而吳君之志落寞矣逾本不文而使者又一宿即懇去姑草撰此以致遠慕而冀丹崖之永不替云

懋德堂記

潘 恩

桂林諸山崢嶸岷嶺雜沓駢羅甲天下獨秀山亘峙中域端儼穹隆羣峰若揖若迎若翔若伏環向之甲桂林山之下靖江王府在焉嘉靖丙戌春正月王擇宮西隙地構藏息之區乃定位正方量日度費鳩工聚材粵以經始又二年戊子夏落成楹棟鱗集丹雘暉映雲藻藻

井或或難分于時王官諸寮欣忭盛舉合詞稽首請堂之名王曰懋德哉惟我太祖高皇帝欽明濬哲奄有萬方我祖靖江王適造我功啟茲土宇今我聖天子闡極弘化錫類睦宗予德弗嗣亦惟日以緝熙永奠南服其懋德哉外列三門首曰崇正次曰惠迪履正從道凡以達諸德也內有橋曰通津左右有軒曰臨碧曰漱玉取諸水也樓曰漾雲儼厥勢也廳曰居敬敬以直內以求厥德也次軒曰鍾秀言面山也堂之後為清虛所門曰

玉液亭曰旋碧曰醒心室曰靜思齋曰養浩又其外為  
園書屋曰自如亭曰來鳳曰凝翠曰綠陰比物尚象咸  
麗厥宜王之退而居于堂也前圖後史左琴右書繹文  
綜藝以守至正匪以般樂也時而遊觀于樓于榭于軒  
于亭于山于水卉木悴榮雲物變幻序候慘舒湊目會  
心充然而返匪以流連也歲丙申夏四月迎母妃養于  
堂易名曰承養乃屬恩紀其事恩再拜言曰至哉王之  
名堂也書蔡仲之命有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者身

之本也保國之基也日以懋之以貞侯度何以加諸又  
曰德者得也孝親為大于是盡厥心焉則其為德也至  
矣闕宮頌僖徵諸壽母恩不敏竊倣斯義以彰我明世  
德之盛傳示將來

高明亭記

程文德

皇明嘉靖甲午歲春三月二十日松谿程子送客出梧  
州城北過龍母十步許有山逕折而東見馮子桂山精  
舍在焉亟訪之入門茅堂數楹几一書一侍兩生無長

初時雷雨初霽山氣森然而堂益清肅松谿子泠然而  
對公榻終日矣起而四顧江環山抱見其上有古刹  
慶林攝衣梯石偕登門殿荒涼佛像僅存殿左僧舍  
數椽出二僧癯癯壁宇蕭然亦無餘物塵心益洗立殿  
後草樹繁蔭鳥聲嘹唳視聽不厭桂山復指示山半有  
洞可容十五六人惜路沒不得往予欣然命僕夫剪  
除道杖藜攜酒而登至則俯殿宇如浚穽中此身軒  
雲霄上矣洞離向上如甕下如砥出欬擿足藁有聲

石擊之如伐大鼓予不覺駭且喜曰此洞烏得無名  
石鼓允稱夫鼓以聲名昔石鼓擬形今石鼓擬聲則  
可傳也乃舉酒酌洞靈高歌相和題名洞門而出下  
猶徘徊瞻顧踰寺外迄山左麓有舊亭址至是則出  
邃登夸曠可以眺遠山俯長江桂山曰昔韓襄毅公  
亭於斯而今圯矣吾欲嗣葺之宜何名予曰此高明  
位也名曰高明可乎桂山喜而謝曰諾予有感焉夫  
舊矣而表之自予夫亭圯矣而新之自子物之顯晦



廢興誠有數耶吾昔備位史官今謫典信宜子為司徒  
尚書郎被逮家食而數則然吾與子又何往而不自得  
也若夫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廢昔賢有是  
言矣吾與子其勗焉時暮色蒼然山風淒至爰復返精  
舍命酌少憩桂山謂今日之遊無期盡適良不偶也盍  
記之松谿子乃秉燭述茲遊之顛末松谿金華程文德  
舜敷氏桂山里人馮承芳世立也

浮金亭記

藤東山浮金亭在宋時已有之按知州趙宗德謂東坡先生所建元教諭費克忠又謂先生遷瓊時艤舟亭下登覽焉惜藤志無傳不可得而稽矣然亭以先生有名則建與不建可無論也文德貶官信宜尉寓蒼梧嶺表書院十月至是道繡江繫纜東山下問浮金亭則云圯廢久矣顧望歔歔不能釋明日偕學博士姚文祿守備指揮王良輔里人知縣霍榮暨蒼梧之士從遊者甘師孔何自學易大慶輩二十餘人尋其故址咸莫能辨已

而犯烟露披荆棘見圭石出菜畦間封苔蝕土孳剔視之則克忠記也嗟乎嗟乎昔賢之遺山川之勝而任其墟莽者曾不一動心焉其謂之何於是文德諗于衆曰孰新是役吾當記之於是令招文選慨然請具篋簿蕭鳳請購材良輔請餽工文請獲飾御史曾守約觀風至又毀淫祠助之不踰月而亭成故址在山麓林樾隱翳奧而弗曠乃陟北百餘步山巔俯瞰兩江亭若飛空而所謂浮金者於是乎益大觀矣余則重有感焉夫茲山

在唐若李靖李白李德裕宋之問在宋若東坡兄弟若  
陳無已秦少遊若黃山谷李光諸賢皆嘗登臨而題品  
之而藤以有聞然則今日之新斯亭者豈徒為山川哉  
夫世固有過其故居而覩焉思避者有其身之所藏而  
子孫恥認者乃今於昔人遺跡而汲汲不暇焉相去一  
何遠哉然則登斯亭者可以觀可以興矣勵景行之思  
撫今古之變任開繼之責章山川之靈斯於諸賢為有  
光乎雖然亭不可得而常新也夫自紹聖至大厯以至

我明正統以至於今日數百年間亭屢興廢自今以往  
當復如何豪傑之士不待亭而後興斯可矣夫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者貞也苟因物而遷與迹俱泯此余之所  
重為感也百世之下聞茲言者必有謂先得我心之同  
乎

三友堂記

為禮部員外郎馮公作公名承芳字  
世立桂林人嘉靖癸未進士園在梧

州

田汝成

桂山馮子治圃江壩環丘巒壑尚飛遯之操復考槃之

篇於是芟刈凡卉輪廣廓如獨樹松竹梅三種種各一  
叢秀色青葱離立左右儼若縉紳之彥冠冕佩玉頡頏  
而鏗鏘也馮子時時撰策高詠翱翔其間下是忘返視  
其契也不介紹而親其晤也不警效而喻者而馮子則  
又語人曰此吾三友也或曰異哉子之取友也鳥獸不  
可以同羣而參之草木何居馮子曰噫獨不聞古之人  
有米子元章者乎見奇石輒拜曰此吾石友也夫石且  
可友而何異於松耶竹耶梅耶遂為堂一區于圃之隅

額曰三友之堂復為歌以落之歌曰維松翹翹維竹斯  
耦維梅斯右頡之頡之執我良友執我良友友節友貞  
友潔其英不斂不零霜雪崢嶸用考我德歲寒之盟於  
是田子聞之喟然稱曰善哉馮子之取友乎夫宏大觀  
者類物情以索義寓至言者遊方外以采真故心有所  
超雖瓦甃可以語道趣無所選即保傳廢其大猷是以  
君子脫畧形骸而披領要眇然後治沚溪澗之毛可以  
昭忠信而舟卮几杖之器可以備箴規也若夫繕性取

之佩韋治國咨之牧馬運書興於舞劍論學演之斲輪  
皆能觸類旁通緣情生覺何者有所悟者必有所資也  
何獨至於馮子之取友而疑之乎況夫友也者投分易  
而久要難故臭味不倫薰蕕不可以並措愛憎所軋膠  
漆亦至於終渝是以朝夕之市喻其盈虛而衡鑿所加  
揣其輕重睨炎涼以趨避擇枯菀以翔集嗚呼友道淪  
喪肇自衣冠憤激之言起於明哲是以翟公奮署門之  
筆而劉生廣絕交之論也乃今馮子之取友也托物章



義獲勢利而泯災涼以矯頽俗其能久要者歟脫畧形骸而超然方外其宏大觀者歟寓言於此而顯諷於彼其憤激者歟不然馮子行高而視下德盛而禮恭隱不違親而貞不絕俗久矣故體物不二則四海皆其同胞取善不窮則千古可以論世而顧肯淪跡丘園比伍草木耶馮子欣然曰吾志也微斯言吾無以自解於世矣請書以為記

隆安縣重建城樓記

董傳策

今天下鉅州邑若邊夸稱險要者咸建城城有樓有耶  
有雉堞有隍而樓則其大觀也采風者以徵滄嶼司牧  
者以式疆宇列禦者以嚴偵伺而險走集無事則宣壅  
滯察氛祲有事則堅壁清野瞭然有居中制外之勢焉  
茲非為理者所宜申畫與隆安故險要地蓋重山迴谷  
三面控諸羈縻州而東一面達于南寧郡邑雖小寔當  
諸夸之衝殆郡戶牖也先是歲甲午新建伯王公某經  
畧茲土既奏設縣治因檄郡倅林某董置城郭草創諸

樓逾數年寢就傾圯令累議修復咸苦邑小費鉅莫能  
就越歲丙辰晉江姚君某來為令慨然留意民社日孳  
孳懷輯諸夸百廢具舉因校計城樓費謂移帑金可辦  
遂具營繕狀以請諸上官報可乃鳩塲聚材悉簡守城  
丁壯更番直役命馱演土舍專其事躬率尉史時課督  
之期緩而令平役始歲戊午春未踰年落成扁其東為  
隆興重郡道也南為觀泉北為潮江南紀源北紀流也  
西為望仙載勝也計費帑金無幾而民不知城役之擾

然構量延袤悉班班逾舊制矣余因是究觀君之治邑其為民社慮遠矣哉天下方無事長吏率先彌文粉飾簿書娛悅上官耳目視其官為傳舍優遊冀得代去即議建畫事無鉅細輒沮格不行及其一旦有事乃始張皇措置按籍拊剋為局鑰遊徼計民方疾苦寇攘又重疲奔命滄滄謀趨避不暇于是天下始多事嗟乎國家之患良由長吏優游沮格者釀之成歟君方無事時乃以城為急務毅然請而樓之區化負度役率戢辦又不煩

民之財力若此君為民社慮良遠矣徵滄嶼則采風者  
有餘思焉式疆宇則司牧者有餘政焉嚴偵伺而險走  
集則列禦者有餘備焉蓋君以此宣壅滯察氛祲而異  
時居中制外之勢瞭然成大觀者庶幾為茲郡戶牖永  
捍蔽也君又徵余文而鐫之石將使後之令茲邑者按  
石而時申畫之且倣君故事不以煩民財若力與雖然  
城非所恃以為治特輔治之具耳苟後之人緣迹而察  
君之心則其留意民社日孳孳懷輯諸夸者又在乎舉

廢之先也因并鐫之石

心遠亭記

凡好遊適林榭與獲其幽勝境大都曠逸之夫而仕紳  
鮮遘焉至其密邇治所者尤少即有之或迫吏務鞅掌  
聽斷籌判不少暇間就休沐一過從聊假宣洩湮鬱要  
非其廓衷所真好也嗟夫為理之貴適尚矣託象遊神  
翕張時措靡不有圖機然非超敏軼塵之倫其疇能辦  
諸粵西巡臬治解其在邕管者殊僻隘乃後僅圃數畦

逼市氓廢舍表達衢巷官私並屬未穩頃者臺石使君  
屬邕守捐贏金買其地為闢荒徑植卉竹結亭其間鬱  
然敞茂氓所遺園故有林木使君且嚮意增潤之於是  
集解之幽勝殆亡異曠逸夫所邁矣亭仍故圃而新者  
以放一鶴名孤鶴亭環以幔林之邃名留陰使君業自  
為記矣其背衢巷之亭歸然爽塏名之曰心遠蓋取陶  
淵明人境結廬心遠地偏之語歲甲子竣工屬余為記  
余惟使君高材敏識庭無滯案經畧封裳之隙時時操

觚染翰坐亭中攄幽暢之懷權翕張之度醒然神遊滿  
腔春意其所為覆澤斯土者匪專徇象假合云爾命之  
心遠良協化機遠而靡忘邇而罔泄斯心應迹昭矣獨  
亭乎哉抑余追景往哲而有慨乎中云夫淵明業遂卷  
懷遭時改玉雖已寄興冥沉猶稱心遠宛然戀主赤衷  
世之高淵明非為其逸也而或以避喧近達者繆矣若  
使君出自掖垣握符風紀激揚攸寄胞與鍾情其所孳  
孳思務規恢仰宣王人德意旁暢遐壤隱憂又豈能飽



繫轍迹徒自舒形適志于幽勝間哉以故畧寰中詭奇而稱述先民之心遠厥指微矣然則心遠名亭惟使君輩為宜即以標山澤之癯悠悠忘世者不可也

南寧最高臺記

徐浦

南寧郡城之西有土一區聳然特起如岡如阜下視塵塵闐闐若蟻蛭父老傳聞咸謂梯雲閣舊址然不可考但其地勢突兀超拔巍然孤峙非惟快遊之士洞心駭目之觀即有警便瞭望焉亦一郡雄勝也先是郡二守

張公貫構臺其上草率未備予巡邕之明年為之增垣  
牖闢前隙地稍廣其制視昔頗稱美矣每良辰延賓登  
賞因得以縱觀其勝槩但有晴空霽日孤嶼遠橫斷嶂  
連巒諸峯拱揖至於青羅二山之勝亦皆環列拜伏其  
下如几如席而臺之前後復有佳木繁陰翠篠數郁俯  
睇城之居民負者休行者歌老者扶壯者矯商賈市肆  
嬉嬉焉咸得其所登之者未有不心曠神怡精爽飛越  
若挾翅於千仞之上焉夫粵西諸郡惟邕城為高而書

羅二山又郡之擅名者而是臺乃獨超然於二山之上  
特出於一城之表焉命之曰最高臺名斯稱矣然竊惟  
自古羈遊之士寄跡寓土必有名勝之地以疏暢其情  
性若陳公之凌虛庾老之南樓雖其興致不同而憑高  
嘯詠托物愜懷無二也況斯臺有裨封守又不獨遊觀  
之具而已乎僉謂不可無記遂書之以屬守邕者

白雲精舍記

青秀山在邕郡東十里山嶽然高石磷然瑰而奇也山

之腰有甘泉清冽可食山之麓則江水匯流瀾漫浩渺  
為巨浸山舊有寺歲久頽圯獨合抱老松數十株挺秀  
與此山並青竊意青秀山之所以得名或此是山雖未  
擅美載籍然其龐亘延袤形勢甲於諸山亦邕南一名  
勝也上海幼海董先生以忠諫謫居於邕時常杖履此  
山吟咏嘯眺以發舒忠君愛國之情邕之守既於泉之  
畔構亭以為先生憩息所矣而亭之上山勢峙聳俯瞰  
羣山皆環列拜伏其下先生思親望鄉之心勃鬱于中

無以自寄乃自築土一區若臺然少暇輒登望白雲以  
寓思況精神嚮往恍若遙對尊嚴慈於數千里之外焉  
噫先生之懷苦矣癸亥秋仲徐子偕先生遊青山登斯  
臺因憶吾邑有西陽嶺昔人別友於其地賦青山白雲  
之咏至今傳誦鐫石不朽夫古人思友如此而況先生  
忠君愛親之心寄興是山又與昔人之題咏者若合符  
節乃捐資命工築室三間題曰白雲精舍蓋取狄公望  
雲之義以寓先生臣子之衷也舍成先生登青山望白

雲其忠孝之心固有以自寄而後之人登斯山拜斯舍者其忠孝之心不亦觀感而有興哉維時同遊豹谷陳子在坐以精舍之築不惟可以寄先生之懷其有裨吾邕風教多矣爰命書為記而繫之以詞曰惟山有松勁節凌空惟山有泉令名屬公惟山有雲瞻彼昊穹有山有巖仰止攸同嗚呼先生之風忠孝之衷與山並崇永世無窮

孤鶴亭記

邕州分署之右有隙地數畝邃約三十丈幅僅五丈無  
名花異卉臺榭林沼之奇且居寢溲後賓客從遊之所  
不至先時陽明先生奉旨征田州駐師茲郡構亭演射  
扁曰射圃亭嗣是來官者去住不常亭遂頽塌即有久  
寓邕者亦多稽糜案牘無暇登憩甚至有自莅官初至  
遷秩去足跡未嘗入者歲久蕪穢鞠為荒莽嘉靖壬戌  
年秋予承乏來此因舊址葺垣楹每公餘箕踞坦腹焚  
香掃几獨哦其間用澄俗慮繼而有遺予孤鶴者養翮

縱亭遂命名良辰勝日著屐曳杖逍遙亭中惟見孤鶴  
飛鳴舞啄若解人意撫而樂之至忘昕夕故雖吏事旁  
午胸臆無奇然草亭間寂素影踈躑月夜則積水空明  
鶴聲朗唳無異山林間清致豈非達人澄懷觀道之一  
助乎夫鶴產自中州於西粵罕覩茲幸有之非奇歟主  
人坐斯亭觀斯鶴對景含毫瞰幽引眺其翛然塵外之  
趣常有與鶴相忘者杜少陵詠鶴一詩其形容精矣予  
奚容贅爰記數語以識命亭之意云



青山亭館記

方瑜

青山去城南十里羣峰崒嵒截然于邕水之上崖壑林塘遠近映帶前岡橫起怪石錯列如蹲如伏莫可名狀石竅間泉漚漚流出峽勢旋轉以扼江口百川狂瀾為之底定毋說荒遠足稱奇勝歲在戊午幼海董公以正論忤時被謫來邕日與好事者杖履同遊每至青山輒徘徊終日不能遽去由是巡臬徐公與郡之長吏知董公之意不擇地而安也乃協謀相役因山之坳築亭一

區循石洞而上海天曠濶一覽無際名曰洞虛亭著所見也橫屹之下構室四楹白雲卷舒時堪望遠名曰白雲精舍著所懷也鑿石引泉注之於池鏘然有聲可鑒可飲池上之亭名曰董泉亭著所得而專也遊晏憩息之具漸次告成至是邦人之來遊者目新所未見耳新所未聞莫不咨嗟嘆慕駭然于瞻望之餘而董公則又陶然以樂自信為青山之主矣噫當困抑之時而抗思於烟霞之外居荒遠之境而寓跡于山水之間自非超

然卓識浩然正氣涉閱之深學力之至未足以及此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于此有焉若董公者可謂之賢也已余孤蹤累行遠守是郡既幸遇董公之賢而又得與於山川登臨之美有餘樂矣作古詞三章鑱之石壁以寄吾不盡之懷詞曰山之椒兮石洞不扃有亭翼如兮臨星辰覽八荒兮何嶒嶸天之高兮海之深山之麓兮朝氣英英茅堂隱約兮窈而冥欲雨何時兮欲歸何心

吾亦同情兮白雲之村山之泉兮汨汨其流清氣灑然  
兮泠如秋濯塵埃兮解煩愁迴俗駕兮莫之與謀

時陳大綸

有洞虛亭  
記不錄

清風館記

王大經

邕於粵為雄郡居上遊而風氣文物之盛儷跡中朝然  
地瘠民獷語言譯鞮遠城府僅百里即逋負山谷若非  
聲教所及我新安暉山方翁膺簡命來守乃先之教化  
講明正學大義刻一齋日記等編以作率興士故民翕

然嚮風稍稍若干訓逾月而邕大治盖翁以直道屢屈  
於時既轉南曹則資望益深計擢應貳藩臬乃拜邕守  
時論咸憮惜而翁則欣然就道也洎抵邕每圖思焦勞  
救弊補偏興革庶務或至不遑啟處一夕方退食乘休  
暇命童子伐翳蔽除荒穢乃於郡署之北得隙地閒曠  
廣不盈畝而聳焉突兀高阜平丘龜蹲蜿蜒俾藝治之  
芟夸之始見其中石甃土埤頽然半蝕蝌跡苔封翳翳  
蓀蓀雜於荆莽之中亦不知其歲月幾何矣既疇諮故

老相傳以為宋人所築清風臺舊址然不可攷矣翁嗟  
悼良久遂劃然喜曰清風吾故人也吾官於斯舍於斯  
則清風與吾當為主賓而臺之興復舍吾將奚適乃命  
工斲竹木治陶冶構以成室翁自扁之曰清風館夫臺  
則人所休沐之地其為義廣博清風主人恐不得而專  
之謂之館則旦夕與聚瞬息動靜咸於是乎遊衍是清  
風固可居然得也夫清風不能自為賓得翁之退食從  
容而飄然徐來則見其恹情性和衷素解慍阜財豁然

物表以詠以觴優遊成趣將不知其天地吾身之孰為  
大小而何有於物我形骸行藏失得之橫擾於胸中蓋  
披吾之襟即與之俱忘矣翁為主於內清風和鬯於外  
是以寵辱弗驚是非無伐循性而行隨寓各適今日守  
邕之遐荒絕域不啻若中州南國之安而紆金服緋師  
帥一面可當諸侯之貴而翁則視若固有焉也夫翁德  
盛自然罔所俟養然豁達容物充裕不校使人人可親  
粹然有道氣象其獲益於清風不既多乎夫風於易為

巽巽之德入故風能說萬物翁以巽入之仁治邕故亦  
能說萬民然則斯館也其廉頑立懦之澤又當在百世  
之下而使人興起既落成翁命即墨卿呼余進之曰吾  
與清風為主賓然介紹而傳命者非子歟其為我颺言  
之以代儋相之義余謝不敏敢請于賓復于主人皆曰  
諾然後書之

懷集縣日新堂記

蕭 信

君子之為治甚無樂於其多事而拳拳興作為也適于



時勢之遭不得已而以身當之則亦不能挈然以但已  
是故乘時以飭蠹而利用其大作君子亦何容厥心哉  
懷集載時其來久矣公堂湫隘衙宇丘墟前此莅官者  
率於賓堂棲息甚至姦人僕隸內外混淆燕會賓朋跼  
蹐簷下吁其政事可覘矣嘉靖辛酉郡侯李公來視懷  
篆創庫樓修城堞立社學置樂器建啟聖祠起弊興衰  
一時文治創見聿新每延客後堂輒喟然嘆曰惜嘆此  
耳秋八月代至回梧未幾代者去矣諸器公者復強公

還署冬十二月公至駐車分司甫踰月乃簡耆民袁琬等鳩磚植瓦構木召匠於堂後隙地建堂一座復建寢房厨舍數間其後高樓則仍舊鼎新飾華增美凡諸垣墉門扃丹雘之不可缺者皆翕然具備煥爾改觀三月念七日告成乃銘其堂為日新堂法湯丕顯聿新之義而公堂則改為親民堂云于是乃蠲良辰撰告文具牲醴羞神定宅士庶嘉悅咸樂公之有定居也先是撲斷肇興山口獻捷撫巡交獎遠邇謳歌製采修文候時并

舉識者於此占其為太平之瑞矣公且日夕留心與民  
休息革例金簡詞訟嚴關節禁服毒抑刁豪其尤重者  
地方一切軍須陣伍旗甲銃砲犒賞諸費悉不關諸公  
帑清操冰節凜凜如白日青天鬼神臨之稍暇則講正  
學明心性琴詩歌舞勸俗陶情山谷蠻獠咸遣子入侍  
公前此校餘杭盱眙所至冰蘖教化大行兩地圖像祠  
之今茲蒞懷懷之德公猶盱眙餘杭也則公之永終譽  
於將來者寧有窮哉公名鵬舉號海雲廣之歸善人

重建上林縣西樓記

謝忠

西樓者上林縣治西門城上之樓也自成化壬辰歲思  
恩土官岑璋築城開西門樓已豎建後以其門招寇閉  
塞樓亦以年久就圯循至隆慶辛未適邑侯王公至銳  
志興作廢墜悉舉下車甫踰月而剽掠毛再踰月而修  
櫺星之門既而復以縣治之虎山太峻峭當建一重樓  
以彈壓之於是聚材飭工命耆民梁僧董其役豎樓一  
座於西樓舊址興工於辛未冬十月十二日至臘月十

二日而報完攢峰映日捲雨飛雲鏤鉚與古淦遙迎八角與思鄰共峙控引乎八寨两江谿峒襟帶乎鏡湖馬浦支流殆所謂雄據一方者樓枕大明山俯瞰通真淦毛諸賊村峒登眺者咸壯而奇之余曰不然國之有城所以捍外而衛內而城之有樓又所以壯聲勢而杜覬覦也上林以叢爾孤城處大明山之下當獠獠之淵藪為出沒必由之衝不示之以強彼將欺其弱不示之以有備彼將出其不意故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重聲勢也往者荒城數堞亭不亭榭不榭殆示人以可慢之形故彼得輕而侮之使吾仍而脂韋渙浼不有以大其規為以竦動其觀視其何以默奪其心而消其覬覦之念哉故西樓之重建殆將內以便吾兵之戍守外以震彼夸之觀瞻公之用意深而為慮遠殆非止為振地勢云也況為吾人之偉觀乎僚友陳君曰然信哉斯樓不虛設也顧稽往牒有以乘月登樓而奏笳退鹵者有以乘月登樓而賦詩遣興者王公此

舉則異日之所以退夸鹵者在是所以咏太平者在是  
烏可不記乃相率以告於王公公則固辭適幕寮石君  
為之力贊始允於是次第其事以記之公閩省連邑人  
諱一岳載南其別號登戊午科鄉試初教襄城擢是邑  
約已裕民興利除弊為政有冰蘖聲是役也不費帑金  
不勞甲卒一以公贖為之故事不煩而緒易就民咸樂  
有賢父母云

懷集縣新建層樓記

鍾繼英

懷集縣城南百步外大石突然起地中若富歲積穀而高其廩環江抱流蹲伏蜿蜒蓋自天勝嶺越城左矣江之流南注而入于海宣廟間說者懼無以固風氣回人文乃因石而為層樓長江東臨遙山呈暉一時之人文纍纍相繼崛起為國主璋與層樓會歲久樓寢廢士風于是不振邑諸生嘻吁咨嗟束筆沉書以告諸令曰文不復文尚在茲乎吾其誦讀奚為邑令陳公一定以諸生意請於予予曰事廢而迂令曰士固有羣之庠序嚴



之師傳則厭然以思睡而語之以堪輿禳祥之說則竦耳以聽故理之所不必有而可以若人心作士氣則莫如斯樓樓成則吾之責成于士士其無辭以白以自掩其怠惰不才予曰民貧奚所取材令曰令將無取於民未幾層樓報成則費之出令橐中金也尋且建書院列號舍豎講堂羣士而居業於其中以相層樓之靈之所不逮令之立意淵矣樓成士鼓舞踴躍登樓而望雲嶺來賓于前筆鋒脫穎于后尾擁三洲首注大江戴帽疊

幃懷高齊嶽遙望揖讓而推高延青輝碧縈紆餘旋視  
四顧昔所未有滄浪碧濤山雲野靄若造化者驅之聽  
命於斯樓呼吸吐納揮霍翕闐歛而精英泄而人文惟  
斯樓主士相顧競勸朝文暮經曰層樓搯文柄昭昭以  
監以相夫士之黽勉以進業以誅其怠惰而不才吾其  
無取戾於斯樓以無負吾賢令公令以其士意請于予  
予既以嘉令之良又不可以無一詞以作士于不逮乃  
進諸士而告之曰層樓搯文柄與造化爭衡則樓之為

諸士祥也然樓未成則諸士責成於樓曰無樓則人文  
與樓而俱亡奚事于詩書爾令為爾士樓矣若又取必  
於樓曰有樓則人文與樓而俱興奚事于詩書則樓為  
詩書牴也謂樓為不祥也亦宜層樓縱能操文柄與造  
化爭衡信乎怠惰自廢者而能使之賢且才哉諸士勉  
矣予于諸士有一日之長故于是樓之記不以頌而以  
規樓興於六年七月成於七年仲春其工料緡賄則別  
載于碑陰

後萬曆八年表昌  
祚又有記不錄

撫字堂記

蘓朝陽

明興二百有餘載威靈暢于九區惠澤溢于五嶺再隴  
郎笮之徼焜燿于光明乃是縣以洪武初建治于茲列  
鎮置吏諸夸犛獍狗苗之屬五六種即未丕變亦既畏  
懷馴服矣以彼諸夸直宜聊示羈縻柔以撫字潛消而  
默奪之嘉隆丁壬之亂則司土者闇於此義有所激而  
然也遂再勤臣辟螭虎其師雷電其令秉彤弓賜黃鉞  
大征黎崇之不恪殲革巨魁至犁庭掃穴征誅所及威

則威矣而城邑市墟戶口流移知典室有名秩寄賃民  
舍如故其何繇一施撫字以奠我民耶歲己丑知縣朝  
陽奉職事而來思無以報命乃跋履諸崗逾越巖阻宣  
郎之民夸諭以朝廷威德惟諸夸與民黎不余瑕疵也  
獻款輸便願得復都城為臣子世世安土樂業乃申請  
三院司道府改卜于舊丹陽鎮丹陽洲闢草萊築城邑  
鼎縣署顏其堂曰撫字夫古稱令長無過催科撫字兩  
者今以縣諸民夸土毛歲輸僅僅當太倉粒粟胡事於

催必令民安物阜昭登熙豐意其撫字乎撫字之而饗  
殮足則民安撫字之而田土闢則民安撫字之而雞犬  
不驚耒耜紅女得所則民安撫字之而途無赭衣圉無  
滯犴則民安故嘗論所以治安之術雖有蠢茲鳥獸之  
衝折之席上雖有孟獲智高之賊擒之戶內何以知其  
然耶昔者渤海盜賊起宣帝以龔遂為渤海守遂單車  
至部罷捕逐盜賊吏令持田器者皆為民盜賊聞遂教  
令也即時解散因發倉廩假貧窮勸農桑勞來循行而

郡大治龔遂之安渤海也為撫字也條教方出而潢池之赤子已坐銷矣兵革不試而仗劍之惡少已歸農矣此所謂折衝席上而擒將戶內者也知縣朝陽愧無渤海治繩之能僅懷牛馬舐犢之愛又幸此邦之民夸鄙陋而荒朴猶可以恩信撫是用惻心撫字剔袪繁科招流移通商賈召子弟而誨之忤忤若保赤子然敢曰如舊官常其率茸茸以圖徙舍也或曰民徒撫字已乎曰字之能勿誨焉物阜風移而教固行矣既以名堂因以

盟諸心而記之

君子亭百字碑記

蘇濬

蒼梧故有百花亭第圯弗治曩所稱芳菲處胥鞠為荆榛矣郡大夫新之參知公約余輩同遊但見滿沼芙蓉星懸電發輕颺時至芬馨欲上人衣也因命取荷鬚佐酒盛以碧筒杯各引滿而醉參知曰是可亭遂鳩工為亭三面臨流羣芳並侍名之曰君子亭云

瑞泉亭記

熊養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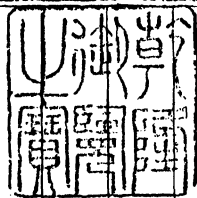


郡志載鬱林南門外有瑞泉清徹可鑒須眉居民咸汲  
以為養當賓興計偕泉溢為紫父老以此驗科名之盛  
百不爽一予豔慕之思一覽觀以亭其上而未之逮也  
會海賊寇欽州當事者朝請議剿鬱故兵餉孔道州官  
偶乏檄予鎖鑰是邦兼總糧餉予至頗煩拮据居無何  
舟艘鱗集解運蟬聯又以其餘視吏事稍稍去苛就簡  
與民休息庶幾可幸無罪放衙之暇出觀瑞泉前即南  
江直通合浦兩崖林樹蔥菁白沙碧水爭相映發泉上

為石不甚鉅然亦突兀稜峭石下為泉其出如湧色白而味甘飲之宜人泉後巖石森列壯如屏幃石後為渚土水漲沒最後為長隄泉石之勝一覽畢收度地而亭之當不出此予停驂緩步周遭四望尋有斷碑崎倚欲仆覩之蓋弘治朝所為銘瑞泉亭石也益信今人耳目心思無加於前人而曠世相符即一亭之微今昔有同情焉予因跡舊地遂亭其上亭四面朗敞八牕玲瓏俯視流泉灑然可掬亦此中一絕勝景也是役也曾贖鍰

之幾何而上可踵前賢建始之芳躅遠可昭此邦人文  
之盛美為力省而收功溥惡有夫用煩官府役費時務  
遊于佚而淫于觀者哉仍額為瑞泉亭云常思大道之  
世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膏醴天地之精也世有聖王天  
地乃不愛吝間為一洩乃此邦人士鍾為泉出為紫且  
數數然矣奈何不自珍貴而屑越其所為瑞乎鬱之先  
有陶忠烈文孝子其人而烈女節婦著于史冊代不乏  
絕若此者豈異人仕蓋苞孕深故忠孝性生節烈天植

其淵源宏遠矣乃今縉紳孝廉循循典則嫻於道義青衿之士秀發醇雅弗達弗挑則亦王國之珍而一鄉之瑞也瑞之實在德不在位德厚而身隱不失為國寶德涼而名顯未免為詬儒後之視今何異今之視昔予望後來者儀刑先輩勿以爵位隱顯異其好修淬礪澡雪以先齊民相率為孝友忠順之行庶幾不負所以名泉之意而予之亭于斯以紹述前賢也其亦與有榮施也夫季夏亭成漫掇數語而為之記



粵西文載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齡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臣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獻卷三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橋梁

海棠橋記

宋 劉受祖

橫州古寧浦郡也西北有溪曰香稻南會于鬱江跨溪有橋南北舊多海棠紹聖間秦淮海先生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謫柳移橫是時常醉於橋畔書生祝氏



家明日題一詞有瘴雨過海棠開之句州人因以海棠  
名橋歲月浸久興廢不齊更名去思又更名清秋淳祐  
六年夏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捐貲帛三萬率  
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經始於是年之十月落成于次  
年之四月橋長一十五丈高二丈二尺雖春濤秋潦民  
無病涉之嗟霽月光風士有咏歸之樂長虹餘澗靈鷲  
架空殆庶幾焉郡之士夫率治于受祖曰寧海僻且陋  
淮海先生辱居今之言寧浦者必曰海棠橋言海棠必

曰秦淮海是州以海棠橋重橋以秦淮海重橋名海棠  
未可更也受祖答曰橋名海棠以淮海故也士不忘淮  
海將何取焉為其花間一醉吟耶為其放浪形體之外  
也耶為其九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可觀耶是知其然  
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元豐初淮海如京師應舉以詩謁  
東坡於徐東坡和之曰縱橫所往無不可知君不可以  
新書蓋當是時學有新義政有新法雷同附和倒置通  
顯淮海窮困無聊中東坡已知其介然獨立之操不以

富貴利達動其心矣夫志氣之帥也士當未遇時志苟不立則阿意而苟合妾婦以取容有小遇焉未有不誘於勢利怵於憂患者淮海在元豐又嘗為王安石所知安石得其詩讀之而不釋手淮海稍自貶損高官厚祿可坐而致也淮海不炙手於安石之門而北面於東坡之室文章行誼並駕山谷諸公間元祐初坡谷繼進淮海以次錄用而紹聖之事作矣淮海之在紹聖猶元祐也當其醉眠花下又安知身在寧浦耶昌黎嘗謂孟郊

卒不弛有以昌其詩東坡曰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  
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淮海蓋有得於此矣或曰古  
之君子猷猷不忘其君淮海脫屣軒冕肆情放志於宇  
宙間高則高矣非古人不忘君之意也予應之曰子獨  
不觀寧浦書事之詩乎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  
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淮海何憂乎詩云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紹聖以來羣賢迸斥  
姦夫竊柄剝床而膚可虞城圯而隍可復淮海之憂蓋

在是耳在天下者不忘其憂在吾心者不改其樂淮海之志惟主於憂國憂民故淮海之氣不詘於流離遷謫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此淮海之所以超逸絕俗者歟因橋之名以求其實因淮海之迹以求其心受祖所望於橫之士君子也衆皆曰然請記之

陽橋記

元巴圖爾丹

靜江為廣西都會其城之南門凡往來東西二道兩江交趾海南北諸州者莫不由是焉是豈特為廣西一都

會而已城下鑑湖水通離江門南有橋曰通濟所以  
利病涉橋左右為商賈所藏寶物番貨以有易無日以  
千百計是又豈特為病涉之利而已譏征者亦視此為  
要至元五年冬十二月遭火延燬時天沍寒老者弱者  
偃僂而提携者皆病于厲揭蓋國中之市當涉者衆往  
往爭先有墊溺之憂憲司大夫患之責於連帥帥擇屬  
官之廉且能者經營之于是監郡教化推官唐棣錄事  
長官也先下尼臨桂縣尹吳正卿咸在是選青菴道人

胡道真曰官愛吾民如是尚坐視而不思補報乎首倡  
居民各捐繒幣有差經始于六年孟春凡四閱月而成  
一日郡之士民造余請曰前至元癸未重修斯橋迺燬  
于今至元己卯是豈偶然茲落成願乞一言以紀諸大  
夫士之功於不朽余曰夫十日配十二子數將周六十  
興廢定矣今憧憧往来自辰及酉不絕又豈能保其久  
而不廢耶雖然傳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蓋  
其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也今東作方興民事不可緩而

乃官不知役民民不知役力橋成而無怨嘆之聲此孟軻氏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是可書矣是為記

重修飛鸞橋記

曾 昂

全之為州當湘廣之交其南走桂林越島外暨占城真臘安南之絕域貢賦所供舟浮車驟赴京師者皆於此取道郡西有羅水東入於湘長橋跨焉舊名曰飛鸞距城五里許則南走桂林之道也橋歲久寢壞郡以廣徭弗靖供億將二稔故未暇葺至元後庚辰時春陵之江



華剽牧竊發湖南帥聞增兵來戍戍兵弗戒於火橋之  
燬什二三斲造舟以濟病涉者監郡公嘉琿達諏諸僚  
佐曰驛傳之所經商旅之所由唯橋最為經久曷撤而  
新之然民力繁浩恐有司程督之未易為也可若何經  
歷伊德袞特穆爾進言曰改作而責任有司誠若公所  
慮然使民輸其財工效其技傭食其力勿拘公私唯責  
其人顯任以要其成則事易集茲有道者蔣玄中素習  
營繕之事崇勵而使之其可監郡公是之乃命郡民之

積緡錢者蠲其雜徭驗稅輸徵民間令下各爭先樂輸  
官為主其出內而斬材伐石命工僦徒悉委諸玄中無  
追呼之勞無鞭笞之苦無浮沉之費而功事成斯橋也  
洪以數計者六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七為重屋者三為  
關門者一其長廣如舊而矩度髣髴勝之橋之趾為堂  
三間則送迎遊息之地堂之下左右各為屋三間則庖  
饗之所而守視者之舍表以外門繚之周垣蓋昔未有  
而今創為之也會其費為緡五千二百有奇經始於是

年七月而以明年三月落成監郡公復謂其屬清湘丞  
曾曷曰役之興為費鉅而見效速此長幙得人所致也  
子為進士可恡於紀錄而使其實之不彰乎曷辭弗獲  
載惟古之為政者徒枉輿梁以時告具國朝之制路府  
州縣各任官領之今為郡長者以事無不統而締創是  
圖司贊畫者盡心力而交相之區畫有方故民不知有  
為而樂其成如此也矧曷為邑佐不能躬任其勞顧煩  
諸郡府何敢以固陋辭由是大書備述以昭示遠邇尚

冀來者保其成功永永固有數

明弘治己酉重修  
周孟中有記不錄

鬱林東門橋記

宋 拯

為政當適夫緩急之宜誠能先其急而後其緩斯可謂  
善於為政矣鬱林當南越狝猷之孔道邇來山獠鼠竊  
屯貔貅之士鎮靖於此而郡東路達容藤西南達欽廉  
東北達潯貴南則西甌驛在焉驛前往來之將鉞出入  
皆假途於此每春夏雨多水漲滯泥沮洳輿馬埋輪騎  
馬沒足涉焉沒頂崇陽廖侯守土以新建扛梁為已任

合守貳祝侯輩各捐貲將甃以石費弗終俾典術蘓浩  
募緣於屬及富室凡甃大梁四小梁五以東門橋乃祖  
迎賓客之所也請併記而鐫石於斯以紀焉嗟夫人心  
弛備曾折柳樊圃之不知然後寇得以肆其暴觀侯輩  
扛梁若此可謂急于先務矣繼今益嚴厥備佇見鼉鼉  
伏鈇鉞之辜馴千羽之化必有登斯橋歌西甌池煖南  
渚舟屯寒山應雨紫水流霞五岡秀麗八疊縈迴石巖  
仙隱金鼎禪蹤之什以想侯之惠澤也請繫銘銘曰吁

嗟賢侯有濟川才爰構津梁以便往來瞻如虹蜺環城  
之隈赤猶映水碧甃凝苔控制南荒此其達路淖弗病  
涉漲弗病渡乘傳南來朝天北去必有顯人于斯題柱  
梧州府浮橋記

明方玘

浮橋在梧州府桂江上江發源桂林興安海陽山合衆  
流而南至此幾千里奔湧澎湃電往雷聲至橋之下流  
半里許及與南寧柳慶大江會夏潦秋霖溢為逆流衝  
激相蕩曾少寧日而浮沉波浪恃一葦之航以為命脉

頃頃刻刻往往来来一壺千金之嘆往往有之成化庚寅秋右都御史韓公始謀為浮橋而太監陳公平江伯陳公相之於是以鐵鑄為柱四為鎖二以木造舟五十六繫舟於鎖繫鎖於柱柱對列江訐半入地中見地上者近一丈舟廣九尺舟相去空八尺比木梁其空比板覆梁上板木廣皆至丈列扶欄翼之至東西岸上岸皆砌石為階級數十以便升降又備舟十餘數視水勢盈縮而增損用之建作古之功活多人之命通萬里之途

車馬擔負如過衽席有無化居百貨咸萃禮文興行風俗淳變公之德其至矣乎夫三代盛時生民之政田里學校大端也衣服宮室飲食下至郵堠橋梁舟車弧矢之具無不為之盡心故民之從之也輕於災荒邊徼亦罔不服即今之桴鼓不動嶺海晏然十數年四出剽掠攻城焚野之諸蠻猺雜然與民耕穫于野時節迭歌更舞歡然以無為公豈盡制其生死之命其必有不言而喻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其亦體聖天子之至



仁復三代之盛治為之盡心焉爾於此橋之創見一端也因而記之

萬里橋記

吳玉

君子之善無大小要在出於誠而已善出於誠雖小可錄由此可以推見其大故曰觀人者不於其大於其細桂林屬邑興安有靈渠古灘水經流縣郭秦史祿始鑿流以通舟楫而未有橋也唐李渤因作橋以往來而未有亭也迨本朝庶務畢舉知縣魯孔達遂構亭以覆橋

百有餘年亭已三易尋復傾圯莫或肯構湖廣都指揮  
陳公早襲武弁戰績稔聞晚懸仕車好善彌篤嗣寬能  
以韜略世其業繼擢都閫成化癸巳欽調廣西都司未  
幾總府以興安為要害重地特委鎮焉撫治三載邊烽  
不警乃走价迎公以就祿養公既至慶歡之餘偶覩是  
橋喟然歎曰予曩時躬率軍士征戍嶺南足跡經此屢  
矣今幸雙鑠尚堪一為慨然捐所有購羣材募衆技卜  
日肇工凡三閱月而橋亭落成亭之廣袤悉如舊制由

是商賈羣集貿易旁午聳然為一邑之偉觀夫修舉廢墜有司之事守宰之職也彼受若職怠若事者視此奚翅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介意今公志非徼名一念之善施於見聞所及俾有司積年之廢墜一旦事舉事雖不甚大費雖不甚厚而為善之心則出於誠也同寅憲副范公為道其事屬予記後之人經道於此拂塵讀碑安知無好善之心如公及良有司者繼而葺之得人焉繼葺之則亭與橋可保無虞矣

藤縣永安橋記

傅惟宗

藤城之西有門曰永安門之外有永安橋舊架板橫跨城濠舊傳嘗有異人方此邑城為芰荷葉以此橋道為根蒂民物賴有生意理或然也即其古今人才之盛里俗之美有足徵焉景泰天順間屢遭地方多事橋燬行者病之成化癸巳秋邑長史八桂劉公昱召父老議曰是橋利涉自古而然今之陡岸濠深水齧愈塹愈濶若以木仍其舊僅可以歲月計謀易以石僉曰可即捐俸

金以倡之復分所屬坊老徧募衆緣聞者爭助恐後料  
既具復請于總府暨憲副范公咸獎成之即日興工殺  
去積水先築兩隄後圈水門上砌平臺覆屋四楹傍護  
闌楯列以坐板凡南販貿易負重而集者得以憩息焉  
橋之外則設柵為關啟閉戒嚴肅然警策人心快之經  
始于成化癸巳十一月落成于明年二月丁丑長二丈  
六尺廣丈有三尺既畢工官民老稚咸慶其成以予為  
邑之耆宿請記其事將刻諸石昔諸葛武侯嘗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是橋之成非一時之惠大有關於地利之盛衰劉公轉危涉而為康衢足以為千里之壯觀亦王政之大端有司之先務民心之所同欲也皆可書故為書其始末以為後來告其施財姓名差等類列諸碑陰以垂永久云

潯州清平橋記

張 瓊

清平橋成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公書來屬予記記未作而公卒念公之遺命乃著文刻之於石橋在府門驛東

正統丙寅都指揮使黃珌所建成化十三年丁酉橋圯  
于明年戊戌范公提右江印至潯始謀建復功未就適  
有憲長之擢又二年庚子余調守潯公檄余終其事壬  
寅歲乃命耆老徐麟輩董役時分守潯梧參將歐公磐  
亦與力而功於是乎成嗚呼行仁義者王假仁義者伯  
王不畧小伯不與大故徒枉輿梁孟子稱之不以其小  
而畧之也桓文之事仲尼之徒羞道不以其大而與之  
也所以尊王道黜伯功也余聞諸父老云昔者江流無

渡軍民皆循江導郭而行今則往來稱便矣是功也糜  
費若小而永利寔大胡可以其小而畧之況得之為郡  
控斷藤峽之口峒寨蠻賊淵藪前人設郡於此蓋所以  
扼其喉也二廣漢達官軍廻翔動數千計嚴武備以禦  
之修文事以革之俾犬羊化為赤子甲冑變為衣冠如  
江之清如砥之平此橋之所以志與因紀諸公之成績  
復申前人之名義俾知攘夸安夏之大不過斯心而為  
之嗚呼豈特尊王賤伯而已哉橋肇工於成化十七年



辛丑初八日巳卯畢工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巳卯為  
費不多桂平知縣賴仁相助之力范公名鏞字彥聲江  
西豐城人由進士歷秋官郎中陞前職所至有聲

鬱林安遠橋記

周孟中

安遠橋去鬱林城南一里許元延祐間始作木橋永樂  
八年州守陳銘砌石為基架木為梁上覆以亭歲久傾  
圯橋當孔道春夏水汎涉者病之成化乙巳秋憲使陶  
君自強州人也奉命靖邊過而嘆曰世之溺於異端者

往往傾貲奉佛老冀求福田利益至于橋梁道路利濟  
攸係反莫為之良可慨也遂捐俸金為倡屬前守歐陽  
寅修治功未就秩滿去弘治庚戌郡守邵君端來既而  
同知陳晟判官劉明弼吏目孔孜繼至相與謀度重建  
州人聞風咸施金帛以助橋南北兩岸高數仞疊石為  
崖溪橫濶約百尋累石為墩墩上墁板板上建樓樓若  
干楹其材皆鐵力木也始事于辛亥冬十月迄事於壬  
子三月僉謂有紀以垂久遠憲使以書來請予按橋下

溪源發自容山北來環帶州治折而西流至廣入海溪側有泉自石心湧出每州產異人或登科第其泉紫色因名紫泉又名瑞泉山川毓秀州之望人先後迭起若憲使陶君父子忠義事尤其表著者也昔宋郊編竹渡蟻相者言活數萬命既而兄弟並登科甲至今傳之為美談夫澤及蠢動之微尚獲顯報今憲使君捐俸倡人成是橋利澤之及於人者廣矣州人子弟將不益並奮科甲以符山川之靈耶且是役也民不告病而事集邵

君輩可謂信而後勞者矣遂書以為記

慶遠興賢橋記

宋 澍

距慶遠城東二里許有石交道間以泥塗晴則崎嶇齧足雨則泥淖沒脛路東舊有橋以度山塹近損其半過者危之乃令尹李侯至宜山之五年廢修墜舉慨念斯路一日屬耆老告曰東路最為衝要久圯不修公私俱病吾不忍也遂捐俸若干付李宣募義少助厥費爰召匠伐石羣杵以定其基施巨石以盤其底土覆而石甃

之廣尺者二長丈者二百有十橋則盡撤其舊而新之  
廣視路加三之一長丈有二尺自庚申冬初至辛酉春  
仲績用告成以夸以固鄭興不煩借而夏槩不煩乘侯  
乃備牲醴集髦士落於道左衆謂予記且名之予惟賢  
者知興而愚者知廢唐賢柳子厚言也斯路界在城外  
往來如渡羊腸躡機道罔不額感首疾股栗步窘浩歎  
之聲相聞載路誰肯一舉手投足以拯其病者侯獨若  
切于身而亟以成之遂使阻危之舊途易為平安之新

道往來交歡上下稱便其賢於往昔遠矣謂之興賢不  
亦稱情矣乎然天下有興有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  
之為非况路當要衝行者如市是不獨不廢而亦修之  
不可緩也嗣後橋路苟有缺壞為民父母必補而完之  
或因侯之舊并及其餘使如砥之形真與郡城相為悠  
久則路上之碑人人極口又何但今日賢李侯而已哉  
侯名謚字靜之江右鉛山人宰吾邑多善政切於愛民  
民亦戴之若父母莅官之明年鼎新縣治修建學宇凡

所規為悉底完好斯甃既集行將葺路于西南繕渡於  
彭埠欲俾邑治所及一無罅漏云弘治辛酉孟夏鄉進  
士郡人宋澍撰

懷集登雲橋記

陳祿

古君子之政細大畢舉然必求其經世遠圖不規規于  
目前及人之小惠故鄭大夫以乘輿濟人必見議於大  
儒君子所以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乃先  
王合人心順天理經久之謀也吾邑城西里許乃居民

往來之通衢然地勢卑污每歲遭水患徒行車輿者常  
病焉歲辛酉江夏劉公德輝以郡幕奉檄來署邑事過  
其地目其患切切然以為有司缺典政務之暇運籌於  
中進邑之耆舊議于廳事命工人築石橋于其上名曰  
登雲蓋必有所取義也凡工食之費皆劉君自措民力  
不與焉工興于歲之十有一月告成于壬戌春王正月  
督七者邑之蓮幕李君憲而里老梁經輩悉皆協力以  
成其事由是徒行者通車輿者達舉無遺恨焉邑之上



舍梁秉中目覩其事樂觀其成亦且合人心命余紀其  
歲月以傳永久予曰劉君其可謂良有司者也其暫然  
署理之政尚有可紀如此其專典修理之務豈無卓卓  
可錄者與然茲舉也乃劉君一念之仁所克廣也吾聞  
仁者必有後天人感應之理豈可誣哉故為記于橋俾  
往來者知所自

永濟橋記

包裕

省城東之巨津廣七十丈有奇水發源興安海陽山合

大小融江衆流涇津而南匯西江性急洄奔端涉者病  
焉况遇春霖夏潦涵歛澎湃若雷電然舟人渡子乘時  
射利者百計索需因而人舟墊溺者有矣一壺千金之  
嘆寧保其必無也哉正德丁卯右都御史陳公金奉璽  
書膺兩廣軍民重托廣詢博訪時政利病而興革之者  
蓋非一端也適桂林知府汪侯金恩有事於梧公詢前  
弊得實乃會鎮巡藩臬諸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  
可不加之意乎僉曰然乃支公帑鳩工庀材造舟五十

鑄鐵柱四各丈八尺埋峙岸許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餘橫亘舟上索舟於纜索纜於柱鎮鐵猫於水以固舟甃石塊於堤以固岸兩側翼木為欄以防蹉跌兩岸甃石為磴以便往來綜理周密足為經久之圖題其扁曰永濟由是往者過來者續行者歌遊者嬉而樂得其所也吁公之德澤被諸人者其盛矣乎郡之士夫耆老屬裕有言以紀其盛公聞之固却曰春秋興作書至於築臺城作邑門之類必書者諷之也衆對曰諷之

者盖由非時害義也法有宜書者謹土工重民力也今  
公肇構橋梁為民興利除弊事有不可已者况又制用  
有方鄭重民力費出於公工出於募分毫不擾於衆而  
民樂於趨事是合時與義而得春秋之法矣得其法而  
不書將何以詔後世而慰民望乎後之君子能體公之  
心而繼修之俾勿壞則斯名稱情而可昭示於悠久矣  
公名金字汝礪湖廣應城縣人

成順橋記

周進隆

桂城南宜山渡東有河分自灘江大波山之東支流過  
七星巖巨龍隱趨穿山復會于灘其河乃臨桂陽朔灌  
陽諸郡邑往來必由之道昔橋既廢而以小舟濟一遇  
暴風漲水必有覆溺之患過者慨歎正德庚午靖江王  
府命修之出內藏之金採石募工以成厥緒晃然如長  
蜺橫波自是商民經者如履坦途始事於正德辛未十  
二月落成於癸酉二月為利甚溥不可無記以屬進隆  
切惟十月成梁夏令著稱不作無益召公進戒今是役

能利民之利使人頌感於不磨卓然有可書者故為書  
其事而又繫以詩曰桂東之江兮衆流滙奔以渡以涉  
兮民病朝昏孰為梁兮列之以石左而右兮周道矢直  
桂東之山兮萬木鬱葱綠陰盤翳兮護于長虹造為舟  
兮去危以易往而來兮萬民攸利橋之成兮功留江邊  
橋之功兮高出山巔我詩之鐫兮永百千年

噴遶橋疆界碑記

吳廷瑄

正德癸酉夏四月既望本州娜村土民零斌等連名狀

告本村有小江壹條與茗盈州隣界兩州每用竹木架橋渡江名曰噴遶橋隨修隨壞不便人馬往來先任羅州主與茗盈州商議共砌石橋一座已鑿石幾半因羅侯考滿行忙未果今茗盈州自令石工搬石云要砌噴遶橋告迄本州移關茗盈州照前議各認地界共砌成橋仍立碑記免致日後侵紊地方據告伏覩國朝憲綱內一款橋梁道路仰府州縣提調官常加點視但有損壞隨即修理務在堅固毋致阻礙施行欽此即移關茗

盈州彼亦關復依前議各砌一邊一拱共成一橋本州  
准關即鳩工相石度高濶計丈尺命頭目趙永俊董之  
肇工于正德八年四月吉日告成于六月十一日因順  
民請命匠伐石為記有通州目老林英何庸黃中等詣  
州懇切告云本州原係土守抄沒改設流官撫治夷民  
四方皆土官接壤先年間本州村有被隣州侵僭因循  
日久未及辯白者今聞欲立甃遶橋記輿情開具四方  
界至地名除年甚久遠被隣侵僭及腹裏村分不開外



乞共鑄于石以垂永久以分別疆界以免兼併之患據告仍詢之父老壽官林芳耆老馮璘歐侃趙智綸等僉謂曰然故按狀記之于左

全州白沙江廣濟橋記

蔣冕

全州城西五十里有橋曰廣濟其名載在宋嘉定間所修清湘志中一曰白沙則因其地而名之也白沙之水其源出桐油山東北行四五里與廟山口之水合其流始大又二里至白沙有山隱起坡陀橫亘水為山所截

折而為三其一支環山東折經山麓之北而復東行南則白沙郵舍在焉即今制所謂舖也其一支北行百餘步亦折而東又一支北行三四十步即東行與前二水合流入于湘江環山東折者兩岸相距百三十尺舊有大橋其北行亦折而東者濶僅踰四尋舊亦有小橋其最北一支濶不踰丈舊有橋尤小三橋皆當孔道使輶驛騶公役私幹北南絡繹罔間晝夜秋冬水洄褰裳可涉春夏霖潦渚涘之間牛馬莫辨始馬架木為梁後乃

易之以石後又疊石水中為卷洞以行水而暴漲猝至  
奔突齧射勢若摧山橋輒圯壞當其圯時或無舟以渡  
則厲深者往往覆溺相繼橋圯輒修既成復圯近橋數  
里之民歲修月葺富者疲於財貧者疲於力蓋不知其  
幾何年矣上之人軫念民病者未嘗不以為當務之急  
然可為不為付之太息而止者多矣乃嘉靖紀元之三  
年廣西副使楊君必進分憲桂林行部蒞全道經白沙  
睹橋廢址喟然興慨顧謂同知張華曰此橋當四通八

達之衝今既圯壞何可不修昔周單襄公聘楚過陳見  
陳川澤無陂梁知其必不能為國是橋不修則金何以  
為州乎況歲事既登非時詘而舉贏者也吾其可以少  
緩乃出贖刑白金之貯公帑者充傭工購材之費華遂  
躬往規畫簡需次典膳江榷廖澄趙希尹司財貨之出  
入而董其役以是歲九月肇工為石隄於橋之兩旁中  
為石墩一醺水為二道架巨木為梁而屋其上為間者  
二十有四樹緯楔於兩隄仍以廣濟扁之存古也鋪前

別有一橋甚狹而卑其北岸直抵大橋西隄拓而增之其修與崇倍加於舊中小橋亦架木隄上而梁之屋於梁上其隄暨屋視大橋皆綢四之三費則希尹獨任之以家近於橋故也始事未踰月沈知州尚經莅任臨視勸相之餘顧瞻最北小橋亂石縱橫指授工徒並手偕作明年七月諸橋次第告成同知率三典膳來求予記予嘗觀於天下事與時每不相值或可為而不屑於為或欲為而不逮於為雖小節細務吾未見其能有成者

也況事之大焉者乎觀於一橋之修否而其餘皆可以  
槩推之矣使凡為民上者力足以能為時可以有為而  
心在於民無難無易而必為之以惠利吾民如是橋之  
修也則凡民所欲為而理所當為之事莫不審時度力  
而為之惟恐或後其為惠也豈特一橋之利而已哉予  
嘉斯橋之有利于吾民也欲記之以示來者俾知憲副  
君暨吾全守貳經理之勤相與保其成於不壞而老病  
因循久之未果橋成之明年憲副君致仕去又明年同

知以薦陞田州府通判將去乃記之俾鑱於石

飛鸞橋修造記

水行地中如血脈之在人身無處無之然人之往來於四方而水不能為之阻者隨流上下則有舟楫焉截流橫過則有橋梁焉平險阻以濟不通非以財成輔相之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邪全之為州東北接永北跨東安東控灌陽西南經全義以達于桂其間輿梁徒杠不下數十惟飛鸞最為要衝飛鸞在城西五里許

羅江會郡西山谷諸水東北行至此橫亘於道舊為洪  
巖渡方氣升水漲橫舟而渡者踰時始獲抵岸勑橋跨  
水上以永利濟不知始於何時或謂縣尹唐遇唐尹亦  
不知為何代人然宋之縣志橋名首列飛鸞則唐尹當  
是宋人橋蓋勑於宋也自宋歷元至我皇明屢廢屢修  
方其修也動輒費財至數百金役徒庸至一二歲始克  
就緒官民胥病蓋非一日正德戊寅冬候人不戒於火  
橋屋千數百椽悉為煨燼而醜水架木之墩舊日甃石



為之者石亦從而燬且泐矣知州章諍同知張華白於  
巡按監察御史曹君珪勸募各鄉之饒貲而奮義者修  
葺復舊嘉靖紀元壬午歲夏五末旬山水暴發頓起數  
大巨木叢篁如岡如阜蔽江而下大樹之有條枚者亦  
源源而來怒濤迅急益以竹木撞擊不已其勢何啻萬  
牛競奔墩為震撼水從罅漏處湫入其中細石沙土蕩  
去如洗墩既中空四周雖石力豈能支橋於是大壞居  
者行者相視嗟歎無能為謀未幾章陞任去知州沈尚

經實來繼之視篆之初經行是橋知為諸路會通之地  
惕然動念與同知議修復之欲為一勞永佚之計謂工  
欲堅久費必倍於往年患費之鉅無所出又以民財既  
殫勸募之令不可以再行也檢校官帑所積閭右稅田  
羨銀在官在民者計足以藏事具以白於巡撫右都御  
史姚公鏌暨巡按監察御史謝君汝儀皆報如其請藩  
臬二司諸君及按察使副楊君必進廖君紀先後分憲  
於桂咸聞而是之今次第下於州守貳協心祗承同任

其事以嘉靖四年乙酉九月二日命工伐石于山取石之大且堅者累而為墩其數凡六比舊增其一砌墩之石非鎚鑿加精整然如削者不用彼此相函犬牙盤互由中達外無少罅隙石工有惰而狡者欲仍襲故智僅取苟完守貳察知之痛懲以警衆凡細石沙土非惟不必用亦不能用矣既懲於昔不得不思以救之於今且以示於後也橋之役惟墩最艱其次為兩隄南北對峙北隄正當暴漲衝突處既拓既增其崇與廣皆加于昔

隄西新甃分水堰以殺悍流崇一丈廣三丈南隄水平  
緩則因其舊而增修焉堰之上架堅木為梁冒之以板  
加磚板上中道則以石條壓之梁之上覆以屋四十八  
間兩隄盡處各為一門狀如綽楔懸以橋扁兩門皆扁  
鑰于夜以防火患至晨始啟歲役二隸以專守視橋長  
四百六十尺其寬二十尺費白金以兩計一十二百六  
十有奇守貳每旬浹必六七往視指授規畫以督其成  
而朝夕躬奔走程校之勞則義官袁謨曹文運耆民廖

瀾高潤蔣淦也橋成隱然長虹臥波過其上者如履平地無復墊溺之憂矣六年丁亥四月七日合官寮父老以落之於是守貳暨新任同知游元欽判官羅尚義吏目仇愈偕來請予書其事于石予惟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道路橋梁以時修繕有司之常職耳事有常職無庸書焉可也然嘗竊慨今之為州縣者凡公家錢貨雖銖兩不得輕用或猝有公務之臨不得已而用之未免有掣肘之虞吾全守貳如

沈張二侯心固協于利民使非總風紀大僚自姚公而  
下委任之專凡文移申請立為報可官帑之積可用者  
任其用之無遲留焉則又安能成此鉅役哉況究其所  
以速壞者於既往而圖其所以可久者於方來實吾民  
所賴以永寧者不可以為事之常而不書也因為推本  
舟楫橋梁之設其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而於  
茲橋昔日廢圯之易今日綜理之周詳悉諄複以告來  
者俾有所考以圖永利於斯民焉橋成之年七月既望

記

懷集太平橋記

林春茂

西水里西廟古置郵曰太平鋪與粵東開州界懷邑西北境門戶也故有橋址蓋斥水一帶發源清水洪流滔滔共下分為陂渠灌溉梁村花石崗田數十頃不可以舟洄則厲揭溢則浮槎往來病焉昔子產惠人也乘輿濟人于溱洧不少概見孟子譏其不知為政蘓子瞻在惠州雖其遷謫之餘率民以成大橋士庶罔不愛敬徒

杠輿梁王政一事蒞茲土者能憇然視民病涉而不知  
恤邪余以行役抵蒼梧過石根至斥水問此橋廢興之  
由父老皆無識之者蓋其傾圯久矣意懷於西粵險之  
區也四向皆山獠獍環處邑長吏豈無賢且能或勞于  
撫輯苦于簿書之煩未暇及也余治懷之明年適朝野  
清明法紀修舉諸山峒稍靜民生息桴鼓之警而相安  
于田畝故得興頽振廢率民以治茲橋鳩工鑿石毀舊  
址而維新之砌為二門一里之民欣然效力以成茲役



役不踰時告厥成功費非公帑民罔辭疲百餘年傾圮  
一旦修治由是輿者騎者行者遊者肩而負者咸往來  
於茲橋而不知有寒沍桴槎之苦也可謂無利於民哉  
因舉此橋當興之故而及其所以能興此橋幸其時之  
無事也夫承上意以利民牧人之任也若夫人敬愛之  
人議之與否遑恤哉是役興於辛巳十月之杪迄于壬  
午正月其石八百其人工十有四百其費五十餘金餘  
捐俸資半則出僚屬縉紳及諸父老也邑幕何君敦謀

其始邑令成之邑令者閩中林春茂也因記其本末而刻于石

慶遠府洛黃橋記

趙成安

太守之任之明年僉謂郡東洛黃江民必徒涉危礮怒濤歲常溺死數人欲除民害橋為急務然道傍之議不知幾千年迄今未覩底績惟太守圖之文武僚佐縉紳先生一皆譁然而無間言於是相基砥度廣袤計會鳩工服官者捐俸廩居鄉者輸困竊經營更歷三時而橋

落成焉廣凡五十步上可馳車輿於是又譁然稱利民  
以為橋大有功太守曰嘻一濟利而輒為功豈深于知  
橋者哉橋之功其在于忘乎匪天曷覆而戴天者忘天  
匪地曷載而履地者忘地此天地之功所以大也若乃  
芘之以華居任之以文輅孰不有德色然所以覆載乎  
物者不離隘近視天地之功胡若耶茲橋也雖處邊徼  
非要都通津之會無瑰瑋光麗之名而其抗激湍驅頽  
波中立不倚以利一郡之民未必不與天地同量乃自

居其成功意者非其所安也將必使徒者與者負者任者竭去陟降坦坦乎蕩蕩乎不聞乎其所始不覩乎其所終而橋之功斯著矣故曰橋之功其在於忘乎于是又僉謂太守之論橋近治理宜以為記知府趙成安撰

重修橫橋記

楊芳

粵西亦南徼一大都會乎都會城內外環遶皆山也山多石維石巖巖多象火火於卦為離離在南方為正位亦文明之曜顧形家者言五星歸垣者上也次則水火

宜乎濟會城礫石洌巘火氣勝矣唯東西二水瀝溪遶  
郭而橫橋綰轅其口此謂離得坎濟其不及人力而奪  
乎神功者也奈歲月侵尋水潦交啗橋日就圯矣諸長  
老謁余請曰吾儕生長於斯聚廬託處于斯亦惟是食  
力之圖毋自隳棄倘橋圯而水益道迅山益窄寧生息  
謂何于予心有戚戚焉乃謀之藩臬諸大夫屬郡邑鳩  
工庀材就舊址增築之遏東流之水不得南奔引西流  
之水使之東滙湯湯乎趨象鼻山之下會鬬雞山之南

而滌迴焉乘堞俯瞰隱如長虹蓋象鼻巋然足導生生之氣而兩江襟城其流益壯是在地戶為拂振而又加之泉矣事告竣諸長老尤欣欣色喜願碑成事於橋之上余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補天造以維地軸以興人文以阜民財歛張坎離之門戶以濟未濟為萬世之永賴斯子大夫之力亦子大夫之慶也不佞何有焉蓋聞之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余撫綏此土苟有利地方則為之直亦因天因地因人而就其功者也其何伐之

與有若記以耀成事俾示後于永永則不敢辭是為記

粵西文載卷三十四